

671.1323

083

19

故實略三

金石篇

雄縣新志

第九冊

雄縣新志

故實略

金石篇

後山叢談載何承矩於雄州北築愛景臺植蓼花至其處吟詩刻石此蓼花遊石刻當爲縣境最古之金石然求之今日不惟無石並亦無臺其次則遼之經幢金之石槽爲最古考古者不得而略也姚氏志藝文舉弗之及惟載廟學碑記此與近世金石家多載元以前造像地券雖俗俚之事隻字不遺者同一偏見而已本篇自遼金到今唯以時代爲次文之俗冗者存其目而記其略其文雖未工而事有可采者則照錄全文以資考證

昔賢云金石有時而壞唯託於文字者爲可久也豈不然哉

遼佛頂尊勝陀囉呢幢

右幢在今縣北區東趙村定慧寺凡八面廣四狹四廣面正書四行狹面二行行各二十字凡七面而陀囉呢文畢末面小字四行云大遼國燕京涿州歸義縣丞相鄉大陽里孫惟

良奉爲

闕八字

陀羅尼幢祖巖妻陳氏唐氏男三人長守彬次

二翁次守恒秦氏高氏萬氏

闕三字

妻

闕一字

氏

闕一字

婦重孫成

堅成彥成允妻

闕六字

子孫六斤七斤靈頂

闕七字

兒泥猪都是

羅乾統三年十月已

闕一字

日酉時建下又有小字二十五云

祖惟良次二男成彥男七斤後稱名師次靈頂稱名師並小

男和而幢之首行標題佛頂尊勝陀羅尼曰下空白處又有

小字二行云故祖考舊立石

闕二字

尼經取運霖雨

闕二字

今遇

吉辰再行修建大金國天會十年戊子朔

闕二字

日酉時重建

攷乾統爲遼天祚帝年號元年辛巳卽宋徽宗建中靖國元

年乾統三年卽徽宗崇寧二年宋遼以巨馬河分界是時巨

馬河由今白溝鎮東行流入霸州東趙村北猶有河之故道

可見又遼史地理志云涿州歸義縣僑治新城居民在巨馬

河南是當時東趙屬遼無疑而縣境舊分南北二歸義又可

知也後二十一年天祚出臨黨項爲金人所獲而遼亡是在

金太宗天會三年至天會五年雄州入於金天會十年去乾

統蓋二十有八年矣幢石自原有陀羅尼外文理蕪鄙細尋
詞理當是遼乾統三年惟良爲其祖巖建立至金天會十年
惟良子成彥孫七斤又爲惟良重建也然先後共止一石可
謂儉不中禮又所謂後稱名師不知何指遼金文字之陋概
可見矣然以金石論實縣境最古物也

金大定石槽

右石槽在城內官溝關帝廟約長八九尺高二尺寬二尺餘
中可貯水外鐫兩行十二字文曰時大定二十年六月二十
日造考雄州自太宗天會五年入於金天會七年置永定軍
後五十餘年至世宗大定二十年其時盛養兵馬槽爲官物

可知距今約七百三十餘年亦邑之金石中最古物也

金趙元卿均樂亭記

雄州素號瓦濟按九域志東漢獻帝時公孫瓚規築是城目爲
易京至周世宗顯德六年實首爲州雄之爲州也蓋二百二十
七年於茲矣北抵白溝南臨易水當九河之衝西北負諸山阜
間來霖雨其支流橫至湍注益暴漸浸城址連歲病之雖木石
遮塞不能給景德初西上閣使李公允則鎮撫是州州之北門
外居民極多城中地狹因請築接城圍以入之民便其事復因
水濫添置外城預爲禦災之備卽於城西南崇積其土取完乎
隄防以大其形勢雖歲遭水濫衝突斯城之隅其鉅者分而散

之則東溱河之故道北汭環濠滔溢之勢遂息人不復憂以獲
百世之利可謂博哉皇統二年昭武節度使徒單公一日臨視
斯地稱羨創始之計慮爲霖雨漬漬仍於其上增構乎亭蓋以
示不損李守經遠之蹟良可嘉也亭之北面領揖燕山因以望
山名之然亭之去今四十餘歲歲月滋深基構淪壞後之宦遊
凡登臨此視之如傳舍過之如逆旅因循相襲殊無肯葺者迨
我昭勇節度使完顏公爰因休暇縱步是亭觀其疎缺將仆於
地復爲興嘆追憶昔人之運心慨然有興廢之意遂命工徒補
築完葺未踰旬而創然一新落成之日四顧於上其煙水之清
勝風物之秀麗至使神宇虛明襟懷放曠謂諸官屬曰遊於斯

憩於斯解適乎性頓忘其歸蓋人之情與我均耳豈可以宴樂
日處其中吾與士民宜特錫以嘉名更爲均樂斯仁民之心效
見於是夫事之規創不患於難成而慮於易壞作者籌畫未始
乎憚勞而期於存名苟繼之者弗至於殆廢常若初作之志則
事益固而利及遠能如是則天不報之以榮顯未之聞也今公
易壞爲成如是之敏非但成初昔之蹟抑以告來者嗣續而完
之以久其存善夫仁人長慮却顧圖民之利如此其大也與茲
不可以無傳而後之君子知其所傳得其所以爲其亦用心之
一云

按後周顯德六年己未至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丙午共二

百二十七年亦卽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也記稱徒單公完顏公不詳其名於史亦無考而趙元卿稱鄉貢進士蓋邑人也元彭志祖練真子王志淵墓誌銘

練真子自幼稟性純靜器量寬博及長慕道如夙昔然世俗毀譽不關諸心獨於性命之學恒若不及嘗自放於山林雲水間得遇靈陽丁尊師授以微訓一語之下茅塞頓開自是每以其所受於師者度人在道門四十餘年一日集門人謂曰人生至終大化有數吾今老矣體將歸休汝等日慎一日各以前程爲念言訖而逝得年八十有四門人歸柩於仙塋請文於余余固樂爲之述仍繼之以銘曰神清煙景猶蓬瀛練真羽化登雲程

儵然而往朝天庭霓旌絳節風泠泠神遊八極何所營下視人世紛羶腥爲公仙塋書墓銘刻諸翠琰傳千齡大朝至元六年歲次己巳三月三日老志實等上石王志祥刊

馬之驕曰世祖至元元年甲子其六年爲己巳此時尙稱蒙古逮八年辛未乃改國號曰元此所以但稱大朝也又元順帝乙亥歲改年號爲至元獨有此六年己巳四字乃照出爲世祖又按銘詞首句有神清煙景字則神清閣卽爲練真子構也

元重修勅建都土地廟記

雄州城之東陞侯留里有世所謂土地廟日久廢壞州人張士

傑矢志葺理焉請於余曰是廟肇建諒非一日曩周世宗駕幸
雄州土地迎謁道左世宗問曰卿何人對曰臣侯留里土地上
至敢不趨侍扈蹕世宗卽錫以冕服仍勅州長昌其廟貌暨我
元中統里之故老恐祀事不舉復完其廟并刻其梗概於石上
風傍雨寥寥幾何余甫新之旣以落成冀先生文其事以衍其
傳顧不遑歟余曰夫媚神希福固吾教中之所不取雨暘有所
亦齊民之所不能免者况積成之功罕聞之事苟微好善樂施
之士亦將泯滅無幾矣且悍鄙之俗又非利己之造雖秋毫之
需可得然則張君其難能也慨然出己之藏爲凡人之所不能
爲使桷之圯者翼然而鳥翥瓦之毀者叠然而鱗浮繚其垣圖

其壁清敞軒欵形觀頓殊後之奠牲列幣有事於此者西挹飛
嵐南濱流水灑然如滌其塵想凜然未覺自有固其瞻仰之敬
矣嗚呼張君不惟有功於神亦將爲凡人之素鄙者勸也書曰
作善降祥張君誠克推其好善樂施之心勉由此進則簡簡之
福未可量已余亦焉得辭其蕪語哉仍賦迎享神詩俾民歌之
庶幾神之靈人之善交光於將來云詩曰白雲兮英英覲神之
儀形兮已降庭導霓旌兮易水上神乘駒兮來慰民望秋風冷
泠兮開翠微蔬肴富兮有酒在壘民修悃兮神貺是欲百穀充
羨兮歲恒穰足

中統爲元世祖年號舊題勅建則以周世宗故也末書鄒國

亞聖公五十二代孫孟之縉撰并書又南區店子村亦有都
土地廟相傳其神爲唐之韓文公見乾隆十五年王鏐撰都
土地堂碑記

明侯震雄縣新置學田記

謹按雄志學未有田有之實自侯始侯於講學論文之暇嘗志
於是而未遂者三年嘉靖癸丑春二月民有匿田者相訐於縣
侯廉得其情曰閒田也法當沒官以爲學田瞻貧士乃謀諸僚
佐遂疏其事以請於郡申於臺咸可其議而善之仍許刻石於
學以垂久遠於戲休哉於是邑博姜君三峯偕其僚暨諸庠友
携侯請置學田疏示震作記遵憲檄也震伏而讀之乃知我侯

興學之功甚偉勸士之法甚良守法之規甚周殊非尋常思慮之所能及也三峯曰然何謂守法震曰立法固難守法尤其難者如田租麗守於倉耆則關梁之笥壯縣庠合符於紀籍則犬牙之制嚴關白必據事跡之眞登載一出生徒之手其正士行制史胥者至矣給羨餘於歲終歸事權於縣主其普實惠杜多門者悉矣法守不其詳乎三峯曰然何謂勸士震曰士之私於家者與人相同至勞心於行業獨與人異夫以得有所事之身益以公舉多儀之變則進退維谷欲與人同不可得矣田置則外顧之慮十去八九雖有一二私歉可令子弟輩分理以自給而公私咸罔忙矣由是則性靜情逸志一力專而進步有餘地

勸士不其良乎三峰曰然請竟興學之功震曰繕其宮室修其齋舍謂爲興學之功則可謂爲功之偉則未可蓋營建近而小者也養士遠而大者也苟得其養則孔孟臯陶之德業胥此焉出又由一世而百世引於無窮其爲世道國家之利賴無已也故曰興學之功甚偉震復告之曰凡此偉功非獲上無以有成而上之所以獲非其素所蓄積亦恐信之未必深也侯自下車以來勤恤民隱薈剔奸僞表節旌孝發潛闡幽均田保甲弭盜簡訟修城濬隍築坑立堡練壯丁而厲勇敢除戎器以戒不虞他如教民種桑藝麻發廩賑飢製藥療疫一時全活者甚衆而學田之置適當顛沛倥傯之時子思子曰獲於上有道我侯之

謂也於戲力開卅年未有之基氣挽斯文將厄之會侯之所望於學者何如也諸友當何如以爲報答耶震惟我友於侯親炙有年其於窮達之分常變之守義利之辨君親之倫涵濡至矣脫有所遇必將以其所聞見者而見諸行事以光我侯作養立石之不續不然則石田也何所用之三峰筦爾而笑充然而別震遂記之侯姓胡諱政別號力菴湖廣松滋人功烈著於石方覈實則古潁白泉周君丞也諱淳左右則關中三峰姜君也諱朝周山左北涯劉君也諱雍河南東川朱君也諱世棐咸責成於邑庠幕屬則陝右對山張君也諱克義亦與有力焉若申請詳允之文移田畝段落之頃數多士詳定之品式法當刻諸碑

陰以詔來者

按癸丑爲嘉靖之三十二年侯震明貢士官揚州府訓導

明馬文學雄縣學宮學田記略

聖天子御極方四十有四歲久道化成人文宣朗薄海內外小
大臣工咸精白承休期底厥績先庚成歲松滋胡君政來尹吾
雄凡有裨於政教者殫力圖之適遇例均田有欺隱者乃沒官
爲學田一時公需及士之貧乏弗能婚葬者咸有賴焉甚盛舉
也僅四歷伏臘復爲田主奸詐影射詭奪者數年今年春諸生
始質諸學院徐公屯院秦公行本府沈公結正復歸於學再命
刻石慮深遠也